

那年重阳，带母亲登高

□赵素馥

又是一年重阳节，让我想起那年秋天。

那年秋天，我在大连进修学习，恰逢重阳佳节。我心里忽然一动，想邀请母亲，来这座风光秀美的海滨城市看一看。

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去过西安，到过北京，辗转不少地方，却从来没有带母亲出门游玩过。

我记得母亲有一本旧相册，里面留存着她年轻时游历沈阳、北京的老照片。母亲常常念叨，父亲在世时待她极好，总带着她去游玩，让身为乡下人的她，也能见识大城市的风光。相册里有一张照片，母亲最为引以为傲——那是她登上长城的留影，照片旁写着一行字：“不到长城非好汉！”每每想起这些，我心中满是愧疚。我当即拨通了母亲的电话，向她发出邀约，请她重阳节来大连游玩。母亲听闻，欢喜得像个孩子，又唱又跳。

我按照母亲电话里告知的车次，早早到车站接她。见到母亲的那一刻，我着实吃了一惊。她特意染了头发，打理了发型，衣着也精心收拾过：上身一件紫红色羊毛衫，下身配一条蓝色长裤，整个人显得格外精神。我打趣道：“妈，您今天看着真年轻！”母亲有些不好意思，笑着说：“出门在外，总要穿得像样些。”

我先带母亲来到圣亚海洋世界，馆内，母亲望着各式各样珍稀的海洋生物，不住地向我发问。我一边给她拍照，一边耐心为她讲解。逛完水族馆，又去往森林动物园。母亲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动物，满心欢喜，频频叫我在动物跟前为她留影。

走出动物园，我问母亲还想去哪里。她抬眼望向远处的山峦，指着山间点点移动的人影说道：“你看那座山上有人，我们就去爬那座山好不好？”我欣然应允：“好呀，重阳登高，寓意吉祥。”就这样，我们向着莲花山出发。

莲花山是大连的最高峰，登顶便可俯瞰星海湾，将跨海大桥的壮阔风光尽收眼底。母亲满眼向往，一心想要登上山顶饱览大连全景。可母亲年岁已高，我心里十分担心她体力不支，便劝道：“妈，山挺高的，我们坐索道上去吧？”

母亲态度十分坚决：“不用，我自己能爬。”

我只好陪着母亲，跟着人流拾级而上。秋日的莲花山美不胜收，火红的枫叶在秋风中摇曳，漫山遍野的山菊开得一片金黄，处处浸染着浓浓的秋意。我们边走边赏景，一路向上。爬到半山腰，母亲额头上已经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我劝她坐下歇一会儿，母亲却摆摆手：“虽说年纪大了，但平日里操持家务，打理自家菜园，也把身子骨锻炼得硬朗，手脚也利索，爬到山顶没问题，你放心。”

说罢，她继续向上攀登。遇到陡峭难行的路段，母亲索性手脚并用往上走，惹得我忍俊不禁。一番跋涉，母亲终于登上山顶，我不由得向她竖起大拇指。

站在山巅，母亲望着眼前的盛景，由衷赞叹：“大连的风景太美了！这个重阳节，我过得太开心了。”看着母亲满脸的笑意，我也满心温暖：“妈，以后有空，我们还来大连游玩。”

下山途中，看见连廊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许愿牌，我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们也去许个愿吧。”

母亲摇了摇头，没有上前，只是看着我，认真地说道：“我不必祈求神仙保佑，有你这样孝顺的女儿，便是我最大的福气。”听完这句话，我心中百感交集，紧紧地将母亲拥入怀中。

母亲从大连回到老家之后，邻里们都来探望。她兴致勃勃地拿出在大连拍摄的照片给大家翻看，闲暇时，自己也会戴上老花镜，一遍遍细细回味那些美好的瞬间。

还来就菊花

□杨庆华

妹妹打来电话。她那里下着小雨，问：“姐，重阳登高，你去了吗？”我说去了，带爸妈去的。她让爸妈接电话。父亲说，我什么都好，你不要惦记；母亲说，你别吃凉的，照顾好自己。又问一句：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只这一句，电话两头都沉默，眼眶都热。我望着慢慢西斜的太阳，忽然觉得，不管我们散在天南海北，父母、兄弟姐妹都是心里永远的牵挂。重阳刻在骨血里，无非是拆不散的思念。

重阳到底是什么？登高、赏菊、佩茱萸、饮菊酒？似乎都是，又似乎都不是。它或许就是这样一个日子：让我们在匆匆岁月里停下，望一望远方，想一想爱着却无法相聚的人，敬一敬走在前面、为我们遮过风挡过雨的长辈。不是关于节日的仪式，而是关于思念本身，关于敬与爱本身。

我的兄弟姐妹散在不同的城市，做不同的事，过不同的日子。可我知道，此刻他们也一定在这个日子，和我一样望着天边清浅的云，想起老家院里盛开的金菊，想起小时候一家人挤在老屋，围在父母身旁，等着分吃重阳糕的细碎过往。哪怕隔着千万里山水，只要在同一个重阳，吹着同一场带菊香的秋风，千年前王维那句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，登高望乡攒下的思念，漂过千年时光，又原原本本地落在同一个重阳里。

挂了电话，我搀父母慢慢下山。山脚小村庄是母亲出生地。表哥已备好美酒佳肴，大锅炖着土鸡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。亲戚早候在那里，见我们便围上来，拉父母问近况，握我的手说好久不见，又打听弟弟妹妹在外情况。满桌饭菜端上，大家火炕上围坐，你一言我一语说城里乡下新鲜事，笑声混着满院的菊香飘得老远。父亲和表哥摆开棋盘杀两局，母亲与表嫂拉家常，我看着满屋热热闹闹的人影，秋风带着重阳夜独有的清润，吹得心里软软的、暖暖的。

原来重阳的好，从不是惊天动地的热闹，而是这样聚在一起：有长辈在侧，有兄弟姐妹牵挂，一砖一瓦都是烟火，一饮一啄都是心安。这千年传下的节日，本就是把散在各处的思念牵在一起，把一家人的心系在一起。

日头西斜，影子拉长，我看父母被夕阳染金的发顶，忽然懂了“重阳”二字的分量——不是书本里遥远的旧俗，而是陪家里老人慢慢爬一段山，听他们讲一段旧话，分一块甜糕，把“长久安康”的祈愿，实实在在地落到每一天相伴里。

风又吹来，带着茱萸香、野菊香，也带着人间烟火里最踏实的温暖，慢悠悠漫过山头。所谓怀今，所谓思古，不过一个人坐在秋天里，把记忆一遍遍打开，像翻一本旧书：纸页泛黄，字迹模糊，可每一行都带着旧时温度。最忆是重阳。忆登高，忆菊酒，忆茱萸；更忆父母在侧，手足相牵，重阳两个字，最后踏实地落在人间烟火、朝夕陪伴的平常日子里。



重阳再听鲁冰花

□舒羽

岁岁重阳，秋露凝霜。篱边黄花紫菊次第轻开，漫染一院清寂。唯独母亲，在岁岁秋收的烟火与劳碌里，悄悄盛放成一朵乡野无言的鲁冰花。隐忍，温柔，倾尽芳华，默默托举着一整个家的岁月安稳。

年少听惯《鲁冰花》的旋律，只觉曲调清婉，字字轻柔。彼时懵懂，不解歌声深处，藏着人间最深的别离与惦念。“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想妈妈，夜夜想起妈妈的话，闪闪的泪光鲁冰花。”再逢重阳秋深，再听这一曲旧歌，方才幡然读懂：鲁冰花生于贫瘠乡野，花开不语，落土成泥，以身养地，默默成全四季丰盈。原来这平凡草木的一生，便是母亲一生最温柔的写照。

可我的母亲，终生未曾登高寄怀，未曾赏菊抒怀。她的重阳，是熹微晨光里踏露下田，是秋阳灼灼中躬身收禾，是暮色沉沉里荷锄归家。

秋收最苦，也最熬人。粗糙的秸秆划破她单薄的指尖，秋霜风干她掌心的纹路，烈日晒黑她温婉的眉眼。可她从无半句怨怼，白昼耕耘田亩，暮色执掌炊火，灯下缝补衣衫，以一身疲惫，撑起我年少无忧的岁岁年年。

世人的重阳愁，是王维天涯思亲的怅惘，是李清照西风瘦影的清愁。而乡间母亲的愁，从不落笔诗词，从不诉诸言语。她的愁，是秋收未尽的操劳，是儿女冷暖的惦念，是岁岁清贫里，默默扛下的生活千斤重担。她如山野鲁冰花，生于平凡，寂于平凡，花开默默，奉献灼灼，把所有温柔与热烈，尽数赠予儿女，自留一身风霜清苦。

而今再听《鲁冰花》，一曲清歌入耳，字字皆泪。漫天星辰静默无言，恰似母亲从未言说的深爱。古人登高祈福，盼岁岁平安、岁岁无虞。母亲一生未曾登高祈福，却以半生辛劳为梯，为我挡尽风雨，渡我岁岁安稳。

秋深露重，菊满篱落。风过乡野，似是故人低语。原来人间最动人的温柔，从不在诗酒山河，而在母亲平凡的一生。岁岁重阳，夜夜怀思，眼底闪闪泪光，皆是我心中永不凋零的——鲁冰花。